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此篇以韜晦為主故巧者勞而知者憂知道易勿言難中言人心之險不可測度有謙者有驕者有投淵而取珠者有衣文繡以入廟者有不奪彼而與此者前言無能者虛而遨遊末言愚者恃其所見止知用功於外亦見人非有知不能入道非無知不能得道耳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曰奚方也道而

反曰吾驚焉見人感已即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饗漿同而

五饗先饋以賣饗之家止取其半價而以其半餽之可謂敬賢矣列子驚之盛德若愚恐人知也伯昏瞀

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

心解化也列子自謂誠積中而未化謀動也謂舉動不能光而不耀故人得而見之以鎮服我也至人不樂表見類如此

使人輕乎貴老貴者老者人之所敬今移貴貴之心以貴老我是貴老居下而我反居上矣而整齋音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 壹牛集上

其所患整積也積而久之名迹愈露必不能逃當世之患矣夫饗人特為食音羨之貨多

餘之贏音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

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正整所患

處吾是以驚饗人以飲食之故求刀錐之利猶見而敬之况萬乘之主見之其有不以國從者乎此所以驚

也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

則戶外之屨滿矣觀謂汝於此具隻眼矣處止也保師保也言汝止矣不必出遊也人將歸向於汝為師保

矣未幾履滿戶外則從之者眾所謂保汝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音頓杖蹙之

乎頤豎立其杖而拄之於頤也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

跣而走古人席地而坐必脫屣而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

藥乎謂不發言以救正我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

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

使人保汝易使人無保汝難汝焉用保為哉人之感動必且豫悅汝者由汝不能自晦卓異表見於外而致然也

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必且有所感發以動搖其與汝遊者

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且與汝

能以大道之言而盡忠告細巧之言盡為人患汝又不自覺悟孰誰何也相問之詞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為相問也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遊遊汎若不繫之舟

虛而遊遊者也人之巧者必自勞智者必自苦惟為道日損者去智巧而無能故于外物無求飽食喜遊心無

繫著而遊於無物之鄭人緩也呻吟讀裘氏之地祇音

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河潤潤澤也得其澤及三族使其弟

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父愛弟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四 美牛集十二 上

曰緩見夢使而子為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良善也緩自謂

於父既為秋柏之實矣謂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

人之天彼故使彼造物於人自有報應學儒學墨者人也學儒

故造物不以人之初學為報應而以儒成墨成之天為報夫

應彼翟之學墨非緩使之也乃彼之性所使自近墨也

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緩美儒有親親之殺異於人

之學墨齊人之井飲者相捧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齊人即

而言也知泉之出乃天也緩以使弟墨為功而怨其父不知翟之能

墨亦其天也今人凡有我相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

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至仁無恩上德不德尚不自知况

力則棄天矣棄天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

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者自然之理天也所不安者有為之迹人也莊子曰知道

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

人天而不人道者無心自然知之易勿言難難者謂忘言也知

道而至忘言則與天為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為矣古人純乎天朱浮音漫學屠龍於支離盆單

而不人所以行不言之教也音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無龍可屠故巧無可用

有伎倆則終無所用矣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事之可必者猶以為眾

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眾人行險僥倖以不可必故多爭順於兵故行有

求兵恃之則亡順於兵之道而行則有求矣兵小夫之知不離

苞苴竿牘苞苴有苞裹也竿牘謂竹簡為書苞苴傲精神乎蹇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毛午集十三

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

初小知之夫傲精神于蹇淺而欲與道合真遊乎太一之虛以

彼之憧憧迷惑于宇宙之間為形累耳靈知太初之無有哉

太初即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而不知大靈歸

神于無物之始安處乎無為之地其應物也如水之流過而不留物而能化至人之所為若此豪毛即小知也大靈即太

數乘王說之王惠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

巷困窘織屨項無肉而槁瘦曰槁項者商之所短也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

召醫破癰潰淫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

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非莊老人品之高不能形容罵此輩

如此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

貞榘通易以貞為事之幹猶云

棟梁也

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

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

以文物之美為飾以枝果之言為旨矯飾其自然之性以示民而不知其無實其心蓋已著於此其神蓋已主

於此何足

彼宜汝與

音余

予頤也

音與

誤而可矣

今使民離實

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彼指夫子汝指哀公言謂彼有益於汝與

必以彼為賢而養之則其誤猶之可也今以為貞幹則使民離其實而學為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言勿

也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民難以有心治之也施於人而不能無心非

天之雲行雨施布濩萬物而無心也

商賈

音古

不齒

雖以事齒

之神者弗齒

音商賈

有心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四

要

牛集三十一上

求利固大道之所不齒雖因事偶有關涉間亦為外刑者金

有齒之之時然有心求道亦聖神之所弗齒也

為外刑者金

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也

外刑者金木訊音之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金謂斧鉞木謂桎梏動謂心不靜而多過愆者金與木刑人之體故曰外動與過刑人之心故曰內宵人即晝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也

陰陽食之即內篇陰陽之患也真人則寂然而為緣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

音故其就

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若人之情貌不可測度有外

漢音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若謹愨而內實盈溢者有

內挾偏長而外若不肖者有異順儼急而類達者有外若堅持而內反纏繞者有外若和緩而內實鈇急者有始進若銳而終退者

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

而觀其能卒焉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

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

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凡此九徵者皆南華之緒餘土

不足矣正考父音甫宋之公族一命士也而偃曲背再命大夫而僂曲腰

三命卿也而俯伏循牆而走不敢當路考孰敢不軌誰敢不取如

而夫凡者一命而呂鉅騎矜再命而於車上儻乘車而三命而

名諸父呼諸父孰協唐許孰能同唐時之許賊莫大乎德有心

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有心為德未免害

之於眉睫而德愈偽矣然後從事內視欲凶德有五眼耳鼻

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音鄙其所不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堯 牛集上

者也言眼耳鼻舌之害不如中心之害故曰中德為首有以自

好者言我有所能也以我之能而誦人之不能則此心又

不可道窮有八極極究言之謂八達有三必必決言之謂三形

有六府形謂六者表暴於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

造物者多則造物亦必緣循偃俠音鞅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

達忌之物者多則造物亦必緣循偃俠音鞅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

有緣循不能自立之貌偃隨起隨倒之義心不能通曰困心

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知慧

也則多明通於外勇敢一府也則取怨憤仁義一府也則多

責任達生一府也則造於實際傀然而大解矣達知一府也

則知天知人天之肖子也達命一府也大達則曰吾隨之小

達則口吾遭之蓋遭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或問達

生逢命何所分別生則性也命則天也而氣數行乎其中矣
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何者有眼必
有見學道者每患於無見而不知見為德之賤也釋氏說五
種眼惟天眼肉眼在面慧眼法眼佛眼皆在小心心眼者德之
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知其所以敗則知其所以成無二理也
然則達於知者非眼乎而何以言肖曰老子不云乎夫道大
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
穉如

子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以織葦為業者而食者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音段碎之夫千金

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音犁龍領音得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必為驪龍所攫無有遺類也今宋國之深

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必齏粉矣喻人之求富貴皆危機也或聘於莊子莊子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一 牛集三

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

大音泰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與菟龜之喻同意莊子將死弟子欲厚

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

物為殯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

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

偏也至人不有其身等為逆旅視猶旦暮夢幻泡影石以不平

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者

亦不平矣陸西星曰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則非不平之平矣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重言十七明者誰為之使神者徵之且人

以為者艾則非不徵之徵矣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

性誰為之使耶毋亦其天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

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夫明與神何所分別第用明者以察察為明而神則

無心先覺况愚者恃其所見則逞聰明矣入于人未免穿鑿知識上增知識其功夫全在外而乏內照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是

可悲也

復圭子曰至人被褐懷玉其道愈高而其迹愈晦列御寇之齊驚於食饗之家使責饗主人知其賢以一半餽遺必其鋒穎太露故人知貴之重之况萬乘之主必以彼為賢勞而不以國從者乎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汝能欲自晦則人將以汝為師保無所往而不可戶外之履常滿矣伯昏瞽人不言而出列子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一藥石之言乎伯昏瞽人曰使汝為師保易使汝不為師保難已不表異人孰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四

空

牛集三又文也

而豫之已不震撼人孰從而稱之知者不言莫汝告也言者不知又為人患也世有莫覺之人而後有大覺世有莫悟之人而後有大悟世有巧勞知憂之士而後有無知無能之士心曠神怡不以口食為累泛若一虛舟而遨遊於宇宙者也不令人喜亦不令人驚者乎有鄭人緩者學儒三年而道成蒙其澤者河潤九里仁及三族使其弟翟學墨一日儒墨不相下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異日而緩見夢於父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良莫良於儒吾之良不可見而精神已化為秋柏之實矣故視秋柏即視予也夫學儒學墨者人也而所以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者其人之天也造物不責成於人

而責成其人天性之所近緩以使弟墨爲功何異穿井者自
矜其有造泉之勞至仁無恩上德不德况有道者乎人各有
安有不安聖人安於天眾人安於人聖人不安於人眾人不
安於天故曰知道易不言難知者不言天道遠也言者不知
人道邇也所以古之人人也而與天爲徒也大道尙自然不
尙神奇朱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君子
不取也天下事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聖人盡其在人之
可必而不敢必之於天眾人人事未盡以不必於己者而必
之於天此其所以有招兵與不招兵之異也蓋知兵不虛動
也必有所求於人而不戢將自焚乎吾獨鄙夫末世小夫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

牛集三
X 上三

知不離苞苴以相餽遺竿牘以相通問傲蹇淺之精神而欲
行經濟萬物之道不知太一形虛無物也有物者安能物物
上善若水至人返精神於無何有與水流乎無形發洩乎太
清者何以異宋人有曹商者說秦王得車百乘誇於莊子曰
夫以守困而安於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以立談而悟萬
乘之主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有人於此爲秦王
醫病一也破癰潰痤者得車不過一乘舐痔者得車百乘子
非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會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
爲貞幹國其有瘳乎顏闔曰君子與其貌勝情也不如實勝
華也仲尼之爲人文掩乎質枝葉傷乎本根若以爲貞幹恐

民已雕已琢難返其朴矣民之不可以有心治也猶施惠於人不可不忘也猶商賈之不見齒於有道也刑有內外金木之訊凡懷刑之君子俱能免之陰陽之患非真人能陶鑄陰陽者安能跳出其外而免之哉孔子曰山川猶可升而航也人心之險過之天猶可以步數推也人心之不測更難知焉天猶有四時旦暮之期人之厚貌深情安有定期哉故非遠使之不能觀其忠非近使之不能觀其敬非煩使之不能觀其能非卒然問焉不能觀其知急與之期則言易爽而信可見委之以財則守易奪而仁可徵告之以危則操易變而節可知醉之以酒人之所不暇檢點人而有法則者自不淆雜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

牛集十二
LXX

之以色尤人之所不能強制者也而有道氣者自不亂九徵至則人之賢不肖得矣正考父爵彌高而彌下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人猶或可能也至三命而俯循牆而走非甚盛德不可及也其孰敢不軌亦宜矣如凡夫職益升而氣益驕一命而自矜有呂鉅之狀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其視許由不受堯禪者大懸絕矣何也德不可不爲也又不可有心爲也德不可不內視也待其露於眉睫而後內視恐真不勝僞祇見其敗耳凶德有五眼耳鼻舌心是也然四者之害不如中心之害故曰中德爲首故君子不可不慎所好也八極之窮三必之達六府之不常一珠九淵之僅得所以喻處

道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多患也人能懲犧牛之不得爲
狐犢鑿治棺槨之疎烏鳶而親螻蟻也則必不奪彼而與此
無人我和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非平者亦至有徵驗也若
有人我眾生壽者相是持不平之心而平之愈不平矣是持
不徵之心而徵之愈不徵矣且人之聰明誰不如我以我之
神合人之神因以人之神徵我之神然則至人非用明也用
神也離人入天故登彼岸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畜

牛集上